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〇八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蘇駐美代表團即將抵美京

一行四十七人，分乘兩機，已飛抵阿拉斯加。

（中央社阿拉斯加諾姆一日合衆電）蘇聯飛機兩架，載客四十七人，昨日突在此間降落加油。兩機係由莫斯科飛往華盛頓有所公幹。任務不明。各乘客均持有外交護照。

（中央社阿拉斯加諾姆二日合衆電）蘇聯駐美大使館秘書費傳維夫已乘機抵此。與蘇聯代表團有所會商。費氏宣稱：外傳此批蘇聯要員中多數為飛機技師，來此係為接收美國轟炸機，飛回蘇聯之說，全屬子虛。另一傳說，謂代表團此來，係為向美洽款購買軍火，亦屬無稽。復稱：此批代表團之使命，暫時仍守秘密。各機或將於今日飛離此間，但彼本人是否偕同彼回華府，則拒絕說明。

我訪緬團抵仰光

緬各界熱烈歡迎

（中央社仰光一日專電）中國訪緬團於二十八日下午三時抵達此間後，已在此造成極良好之印象，中緬兩國合作之基礎，因此尤為鞏固，訪緬團在此盛受緬甸官方及公私團體各界之熱烈招待，團長蔣夢麟，副團長曾養甫，繆嘉銘三人，在緬甸總督府中，居二日之久，訪緬團與緬總督暨各官員已先後會晤四次，得以有充分機會對中緬各項問題交換意見。緬督於上星期六夜曾邀男團員六人赴宴，席上緬督曾提議全席為敬祝蔣委員長健康並進一杯，並對中國人民，備極讚美。訪緬團到達後，各方對之曾紛有揣測，或謂該團乃政府代表團，其使命與滇緬鐵路有關，團長蔣夢麟對此已兩次發表談話，聲明訪緬團純友好性質，目的在研究緬甸現狀情形，同時與緬甸領袖交換意見……

羅斯福廣播演說

美堅決反納粹

決不與德妥協，並警告勿以德已被阻困。擊敗法西斯，尚須經過長期苦鬥。

（中央社華盛頓一日合衆電）羅斯福總統今日……

各國評論

美英一致表示歡迎日認英美合作益密

對美油運蘇問題

敵會竟將發聲明

東京近設會對近衛將提質問，並建議在日附近海面設「安全區」。

馬淵主武力對付英美

奧地利旅英青年

電我青年致敬

主張一致團結共同抗戰

英倫人士

對美日會談意見

蘇軍三路反攻

空軍大舉轟炸德各城市

德傷亡已逾二百五十萬

德禁猶人出境

勞動力缺乏，強令中年男女受剝削與摧殘。

伊與英蘇進行談判

岳陽北敵復增援西犯

閩海寇在三都島登陸

英對阿富汗亦提出警告

維琪與德意將進行談判

荷蘭女王播講

國際勞工大會將在美開會

日本問題座談

東方文協昨舉行

檢討日寇動向，着重指出我應力求主動，克服缺點，爭取勝利。

倭衆院議長小山辭職

短評

羅斯福演說

政院決議

孩子劇團四週年紀念

蘭州擊落一敵機

機師六人均焚斃

簡訊

兩年的戰爭之後

加托夫斯基教授

兩年以來，法西斯冒險者們的計劃是建築在兩個條件之上的：第一個是各個擊破敵人，第二個是用優勢的軍事力量進行「閃擊」。

德國的進攻蘇聯表示出，在這個條件之中，就是基本轉變點的開始。希特勒的軍隊第一次遇到了強有力的敵人給了他以嚴重的打擊。法西斯的計劃被全盤打破了。

首先是，德國要孤立蘇聯反而把他自己孤立了。德國一面作戰的企圖，也遭了失敗。反蘇「十字軍」更遇到了可笑的收場。希特勒德國爭奪他的同盟者的軍隊共同作戰，但是在這一點上，就是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他的失敗。

第二是反蘇的戰爭顯示出希特勒軍隊無往不利無攻不破的時代，已破了一去不復返的東西了。法西斯們所杜撰的關於德國軍隊是「不可戰勝的」那些牛皮，終究全吹破了。

德軍攻蘇的時候，開始了希特勒軍隊受到嚴重和慘烈損失的時期，這種損失，給了他以致命的危險，最後將會決定他慘敗的命運。

紅軍的威力和反抗敵人的效力是不停的在增長着的。這使得德國的軍官不得不轉換他的「論調」。現在法西斯黨徒們宣佈他們的任務是「剝奪紅軍戰鬥的效能」，而不再說消滅紅軍了。

法西斯不顧嚴重的損失，仍然繼續的把新的師團投入到戰爭的鎔火裏去。他是嬌於戰爭中第三個冬季的可怕。法西斯在秋季以前盡最大的努力，以避免陷於冬季之來臨而帶來的一切惡運。在許多城鎮和地區的暫時被佔領，是嚴重的，但是，這對未來和敵人的鬥爭，並無決定的意義。因爲，蘇聯部份土地的損失，是由希特勒德國付了龐大的人力和物質損失的代價的。紅軍抵抗力量是日日在增長與強固着，它聚集力量，予敵人以重大的打擊。而德國法西斯主義在日日衰弱下去。

爲了進攻蘇聯，德國將很快的用盡了他的資源。封鎖德國之擧是非常的加緊。航空轟炸，顯然的增加了他的損失，戰略上的生貨原料，其消耗是無限的增進了。德國的油類的供給，開始低落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者企圖取得伊朗和伊拉克的油區結果是失敗了。德國的人民及其軍隊已經厭戰爭了。他們看到了戰爭的無已時，希特勒所答應的速現和平絕望了。在這拚死命的貪婪掠取將來的、全世界的奮鬥中，今天的漸長的戰線是伸延到蘇聯了。

德國法西斯反對蘇聯是計劃精密的。希特勒使出了他的全部的兵力和資源，正是在這裏，決定着戰爭的結局。

小說　二不浪夫婦

灼石

在晉西北，××軍××師司令部駐紮着的那個村子裏，有個很有趣的人物，那就是二不浪。（註：二不浪即卒包之意，南方人叫「二百五」。）

二不浪是個很老實的人，他不愛說話，也不喜歡和別人打什麼交道；碰着別人和他開玩笑的時候，他也總是不聲不響的躲開去。如果那玩笑開得過分了，就是說，如果別人在他面前提起了他的老婆，那麼，他就要鼓起眼睛來現出打架的樣子。可是把對手估量了一下，覺得自己這瘦弱的身體實在吃不消兩拳頭之後，便又和緩了下來，一面低聲咕嚕幾聲任何人都聽不明的咒罵。

至於人們時常用以逗他生氣的他底老婆，卻是長得苗條的帶於喬風情的女人。她對於村子裏那些青年人的調笑，總是佯皮地應幾句就算了。有時候遇見司令部裏幾個窮油嘴的幹部，她就扭捏着頸子擺出那稍稍現得太費一點的矛盾笑一下，飛快的在對方臉上探一眼，然後低着頭現出很正經的樣子走過去。這些情形，在二不浪是難於忍受的，他覺得女人是太不正派了。但是他只好偷偷的防範着，注意着女人的一擧一動，觀察着她會從外面帶回來什麼東西。

有一次，二不浪看見女人拿了一枝野花回來，那是一枝很好看的藍色的花兒（這是司令部裏一個女同志隨便丟在路上被拾起來的），女人無意間拾起來的。在這以前，女人是從不在外面折什麼花兒回來的；他想這一定是她的野男人送給她的。等女人一轉眼，他就把那枝野花偷偷地拿到外面去，仔細地看了一陣之後，他便跑到溝裏去了。過了約莫煮熟兩頓飯的工夫，才滿頭大汗地回來，兩臂的中間抱着一大綑藍色的花兒；他把這些花一起堆在炕上之後，便轉過身來向正在燒飯的女人嘻嘻地笑了起來。

但那枝花兒究竟是誰送給女人的呢？這在二不浪的心裏，始終是一個很大的疑團。後來有一次他看見司令部裏一個民運幹事白同志和他的女人站在路上說了幾句話兒，他便猜想這個白同志一定就是她的野男人。及至他又一次看見女人老遠的望着白同志笑了一下，他便益發相信自己的猜測是沒有錯誤的。

這時候村子裏的婦女們正在做一批鞋子去慰勞軍隊；二不浪底女人便忙了起來，因爲她是本村婦救會的一個小組長，她要到每一家去催促她們做得快些；對那些做好的，她說便將與她們，這才是「[illegible]」，還加上一句解釋，說是「[illegible]」；對那些工作不怎麼積極的，她也毫不客氣地用着嶄新的字眼兒去「批評她們」，說她們不懂得「軍民合作」。回到家裏，她自己也便很忙碌地納着鞋底，不時的向丈夫說這是給隊伍做的一雙。

可是丈夫卻也是不懂得「軍民合作」的；他不相信女人做的鞋子真是要送去慰勞隊伍，他以爲她是給白同志做的，一看見女人那樣認真的納鞋底，他便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

女人每次出門，二不浪就跟在後面老遠的監着，看她是不是去找白同志——他總覺得白同志和她幹過了這命事情。這時候女人肚子裏已經有四個多月的身孕，他甚至懷疑到那孩子不是他自己底。

這疑團在二不浪心裏是一天比一天加深了，對自己的女人是一天比一天的不信任了。而且村子裏的人總喜歡提這件事，一見着他就要問：

「二不浪，你老婆肚子裏的孩子是誰的呀？」

那不是很明白的嗎？那孩子不是他自己的，是白同志的——他頓時覺得。

每次遇見白同志的時候，二不浪真想在他那圓圓的面孔上打一拳。

幾天之後，女人拿起一雙鞋底了，她很得意地把自己底作品賞鑑了一番後，便把它擱在灶上出去了——她要催一下別人的工作，並且向她們報告一下自己的成績。二不浪悻悻坐在炕上，望着那雙鞋底發呆。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從炕上跳下來，找着一把鐵刀，把那雙鞋底砍成了四塊，狠狠地丟到門外去。

女人一回來立刻發現了不幸的事情，她簡直氣昏了，她指着二不浪底鼻子駡着：

「鬼仔子……」

她沒有想到二不浪竟乘她沒有防備的時候，在她臉上打了一拳。她更加氣了，順手拿起一把鐵鏟就對準他頭上打了一下，二不浪便「哎！哎！哎！」地叫了一聲，用一隻手按着左頰，悵悵地跑了出去。

他一直跑到村口才停止下來，鼻滴一塊一塊的血點了下來之後，才把手從臉上拾下來，一見手上竟有了血跡，他就傷心地用一種歌唱的調子哭了起來：

「啾呀……呀……」

在他面前立刻便來了七八個閒人。

「阿哈！二不浪又給婆姨打了啦」！

人羣中一個青年說戲聽着，從他民衆調裏，很輕輕的出他在實驗地上最愛……另外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民向二不浪跨近了一步，實情設的說：

「你底手呢？爲什麼不反抗她呀!?」

二不浪陷生地看了他們一眼，便停止了啼哭，一動一動地撮起一撮灰土來放在手心上，和他滑稽了，往傷口上塗着——立刻人羣中發出了一陣哄笑。笑聲過後，一個聲音說：

「還是我底婆姨，我早就打死她了」。

一個裸着黑色頭的老太婆站在離人羣稍遠的地方，不安地搓着兩手，獨自的低語着：

「造孽呀……世界變啦啊……」。

二不浪用手背擦了沾在睫毛上的淚水，慢慢地站起來，向那閒在旁邊的人羣乞憐地看了一眼，便向村外的谷子地裏走去。他在那裏一直躲到天黑。後來他覺得肚子餓得實在難熬了，才決定回家去，他把那虛掩着的門扇輕輕地推開以後，他看見女人已經在炕上睡着了，這才放膽地踏進門坎。（未完）

歐戰兩年

愛倫堡

一九三九——一九四一。

兩年了，８８隊的豬玀們，在歐洲被出賣的城市裏快樂着。

兩年了，希特勒份子的爸爸們，把旗子插在地圖上表示勝利們的標幟。

兩年了，掠奪者的妻子們，穿了法國的絲襪子，吃着荷蘭的酪餅。

兩年了，阿多夫、希特勒像個野獸似的，嚼着他的勝利。

現在已經進入第三年，這將是值得紀念的一年。

不久柏林和萊勃齊的街道將和考龍及桑海的街道一樣。幾百個新的師團的白骨，將在蘇聯的土地上青過了。

不久末日將臨了，這是應有的末日。

希特勒過巴黎的時候，曾下令在德國的各個山頭上點起烽火，並打起鐘來，這種時候不會再有了。有的不是烽火而是蘇聯和英國炸彈所燃燒起來的城市的烽火和爲死亡了的德國的軍士發哀的鐘聲。

健康顧問　什麼是痢疾？

左昂醫師

痢疾，這個名辭，總不見得生疏吧？內部發生腹痛，不安，疼痛，下痢……等等現象。痢疾的傳染，亦因時地而異。溫帶和熱帶，很易流行，寒帶差不多沒有，即或有，也不致於流行。日本內地和中國，往往見之。德國的北部和西北利亞一帶，甚爲少見。氣節也是有大關係，春冬很少，夏秋很多，尤其是夏秋之交，熱涼不一，陰晴時變，人們容易得腸炎和感冒，對於本病，是最易引起的誘因。加之其時蒼蠅的繁殖，運輸迅捷，傳播飛快，像此類的直腹，是患痢最好的時地。

痢疾的發生，是由於痢疾病菌，侵入腸子，擾亂作怪。很明顯的，腸的痢疾略可分爲兩大類：一，細菌性的痢疾；二，原虫性的痢疾。可是造成痢疾最初的病因；第一叫做痢疾桿菌，是在一八九八年志賀潔氏在日本發現的，及至一九〇一年，被德國的格魯塞氏也找到這種細菌是能使痢疾症狀變成極嚴重的局面，換句話說，以它來得嚴重，以它的侵略勢力來得最強。後有美國夫勒克奈爾氏亦發見毒力較弱的一種桿菌。據賀志潔君的研究，這種痢疾桿菌，以其形狀相似，而性質不同，可分爲五型。必需得培養之後，才能鑑別，單用肉眼很難鑑識，現不能分到它是那一種侵略者的細菌啊！

第二個因首是原虫性的動物，它的形狀，時時變化的，有時不圓不方，有時如天津麻花樣，往往又在帶圓不方的臉上突出一隻「假足」，伸伸縮縮，活潑敏捷，真像那孝齊頭上拖個豬尾巴，被日本海的東南風吹得搖擺的神情。仍係伏匿然遊賊似的在細菌侵略隊伍裏亂幹，但在一八七五年被俄國勒須氏發現了，後來經一位反細菌侵略的軍出奔大家，叫做郡伯丁先生把它的祖宗八代考問個清楚，賜它一個尊號是「痢疾變形虫」。

的確，倘若你是患過痢疾的人，一定知道這個滋味是不好受，那種一陣一陣的腹痛，由肚臍下部慢慢的疼起來，想解大便，等到你跑到毛廁，蹲上幾分鐘，也解不到一點點粘液樣的物質，反而覺得肛門辣辣的疼，裏面又好像還留未排盡的東西，醫師叫這種現象爲「裏急後重」，是痢疾的主要症候之一。這樣想解也解不出，不解又覺得要解，一而再，再而三的，便是越來越少，初混點液，漸漸中血中膿，終則混雜血色的臭氣。任憑你是怎樣留着一種厭惡的獅子頭，帶一種厭惡的肥頭大耳，精神抖擻的人物，在一兩天裏，叫你改容換面，變得憔悴。

在肚子初病的時候，往往熱度升騰到三十八九度，有時也忽升忽降，所以它的類型，也有定規的。由於發燒的關係，多發「口乾舌苦思飲水」，「白舌一片無滋味」。這時話語似乎說得快而無力，全身疲倦，頭痛、頭重，四肢發酸等等附帶的症狀，和相而生。就是這樣，若加以適當的治療，熱度漸漸下落，大便次數也能減少，十天左右，就能痊快。萬一是頂症的話，往往有「性命之憂」呀！

關於治療方面，現在已有血清和其他特效藥，可以在短時期內治癒。但是轉成慢性，往往拖延一二年不好，也是不稀罕的事。當然，除了一些經濟力外的人，得了這病，可以求醫診治，那些無錢大衆，既罹痢疾，多不告人，一日到中藥舖買些什麼肚痛散，自己醫治。這樣拖延，實是危險，若失去治療機會，病情加重有不可收拾之虞啊！此病對於公共衛生不講求的社會，影響很大，傳染病院應該多多準備！